



鄭州紀事-關愛之家的那一年

家庭醫學科 蔡旻翰住院醫師

2012 年夏天結束後，當時還在學的筆者決定展延一年，離開學校。於是來到了關愛之家- 台灣規模最大的愛滋病患中途之家，全職服務一年。並於 2013 年春天，被派至位於中國河南的鄭州分部。

我漂泊著，從城市來到鄉村，再從鄉村回到城市。當我醒來的時候，飛機已經降落在河南鄭州的土地上。

初次認識的朋友

初春的鄭州，是個無法分辨溫度的城市。裹著羽絨外套，呼吸微濁空氣及老車內特有的味道，這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國。高底盤手排廂型車的駕駛座上，是鄭州關愛之家的主任趙明輝，他年僅 25 歲，自大學社團接觸此議題起，已在愛滋領域和關愛之家，投入超過 5 年歲月，目前掌理鄭州關愛之家大小事務。

「我是來自台灣的醫學生志工小翰，真不好意思，還麻煩您專程來機場載我。」市區至機場車程約 40 分鐘，往返頗為耗時，而每當台灣的同事或友人造訪，明輝總親自接送。

「沒事，你好你好。」明輝笑道，普通話略帶了河南腔。

河南省面積約等於 4.6 個台灣，省會鄭州市亦有 4 個台北市大，所謂「逐鹿中原」，「中原」即是指河南的廣大平原地帶。作為農業大省和重要糧倉，全中國 25% 的小麥產自河南。河南 1 億人口多數居於農村，因此即便近 15 年來，中國政府致力發展中部地區，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腳步，仍只能侷限於數個主要

城市。

「我們等會先到辦公室，晚點再回家內。」明輝轉頭對我說道。「家內」是關愛之家內部對收容處所的簡稱。為保護孩子們的隱私，鄭州關愛辦公室與家內有段距離，專門處理對外接洽等事務，或接待如我這般，初次認識的朋友。

又發燒了

「慈慈又發燒了！」文文三步併兩步地衝上通知我。

「又發燒了！？」我訝異回道，同時順手自藥櫃攫起幾種合適的藥品，並攜上唯一可以用來照明的工具——iPhone 4S。

鄭州家內孩童共 50 多名，學齡前及學齡後各半，1 到 2 歲的幼童約有 10 多位。由於氣候乾燥、落塵量大，加上衛生習慣不佳，各種病毒流行與傳染幾乎難以中斷。除卻較嚴重的傳染病如麻疹、水痘或腸病毒，若是單純感冒，囿於家內有限的人力及空間條件，進行隔離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。無法杜絕、此起彼落的感冒傳染，使我在初訪的一個月間，用罄所有由台灣帶去的感冒藥物。



「會不會喉嚨痛、咳嗽、流鼻水？」我熟稔地詢問，掌中握著的 iPhone 開啟燈光功能，暫時權充照明工具。

「有咳嗽、喉嚨痛，沒有流鼻血……。」發燒到 38 度多的慈慈有些虛弱，聽不清我台灣口音的中文而答非所問，我有些哭笑不得。只見白色光源照射下的扁桃腺紅腫，估計又是個扁桃腺發炎。

「這些藥飯後吃。這個是抗生素，一定得全部吃完。假如覺得舒服點了，另外這種可以不吃。多喝熱水，多休息。衣服濕了一定要找阿姨換！」叨叨絮絮囑咐床畔的慈慈，並於她的水壺中注滿熱開水，熱氣蒸騰。

然而，此地濫用抗生素情況嚴重，各式抗生素大辣辣地陳列在藥局顯眼處任人取用。細菌早已被訓練出抗藥性，真的細菌性感染時成藥的作用微乎其微。若投藥後不見改善，便只能將孩子們送至附近醫院治療。河南因氣候環境，落塵及空氣汙染較為嚴重，加上部分孩子來自農村，過去衛生教育不足，包含洗手、洗澡、戴口罩等個人衛生習慣，都需大人不斷叮嚀。「洗手了沒？」這大概是我對孩子們說過最多次的一句話了吧！

拍攝

被定好的鬧鈴喚醒，窗外天際微亮，現在仍不到清晨六點。暗自慶幸今日是個適合記錄的晴朗早晨，我拾起桌上的攝影機及腳架走出房間。迅速洗漱一番，輕輕推開孩子的房門，老舊的木造門發出唧唧的聲響。我躡手躡腳地架設腳架，將攝影機旋上，期待捕捉他們起床那一刻的影像。

「為什麼要一大早就拍我們！」孩子們在客廳見我手持攝影機，有人若無其事地收著書包，其餘則害羞的閃躲著鏡頭。鄭州此行，我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即是進行影像紀錄，拍下孩子們的照片與錄像。礙於中國對於愛滋患者無所不在的歧視，孩子們的長相不能夠曝光，家內各處亦貼著「禁止攝影」警語，提醒訪客。因此扣除組織內部使用的影像不受限制，其他大多數時候，我都必須設法在避開孩子臉部的前提下拍攝，絞盡腦汁地使用側拍、頂拍、糊焦，或是其他難以想像的方式。

我嘗試從各種角度，捕捉孩子們早晨幾樣例行公事的畫面——晨起、吃藥和上學。他們每天六點半起床，早餐後七點準時服用抗病毒藥物。藥物使他們

比同齡的孩子矮小，但卻也使他們能夠活下去。看著鏡頭中的他們若無其事地吞下藥丸，彼此笑鬧著收拾出門，心裡的感受五味雜陳。

「哥哥，中午來接我們下課好不好？」這裡的學校中午沒有提供托育和供餐的服務，因此下課後所有人都會回到家內休息用餐，待下午上課時間前再回到學校。家內就讀小學的孩童約 30 位。在愛滋帶原者的身分曝光後，他們皆被拒絕於家鄉的公立小學門外。因此他們來到鄭州，來到關愛之家。

我拿著相機，走在通往小學的街道上。汽車與電動車穿梭在不平整又狹小的街道上，香味從賣著烤肉或煎餅的小攤販處傳來。「啊啊！」拐出校門即看見帶著相機的我，孩子們尖叫著往家內的方向逃去。「別跑啊！不是要我來接你們嗎？」我三步併作兩步的追了上去，邊拍著邊帶著他們回家。

延遲入學與就學中斷是家內孩子共同的故事，抑是他們來到關愛之家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即便需要承受辛苦的團體生活，也要讓孩子們完成學業。因為，透過教育，他們才能擺脫貧窮與歧視的困境；透過教育，他們才有追尋夢想的機會與能力。



後紀

從第一天抵達鄭州，我便心知，自己只是孩子童年的過客。即使往後幾年仍有短暫的再訪，但得以完整陪伴、照看他們成長的時光，卻僅有這短暫的三個月。回台灣後，再不能替他們改正功課，不能為他們的不適做初步的處理，無法在他們調皮時開罵，更無從帶一群小毛頭，蹦蹦跳跳浩浩蕩蕩地到附近大學運動。歸國前夕，30 多位國小以上的孩子，都分別收到我手製的小卡——正面是我為他們拍攝的近照，背面則是親手寫滿的祝福。

「小翰哥哥，你還會再來嗎？我們打勾勾。」小女孩仰頭說。

「會，我一定會再回來！」

事實上，我已然計畫著下次飛往河南的旅程了。

